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表现、成因及国际反应

张建立

摘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第二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很多日本人拥有的根深蒂固的大国意识开始显现。从日本内阁府数十年连续的调查数据看,希望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其经济地位相当的作用,特别是在为早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以发挥更大作用方面,日本的政界精英与普通民众逐渐达成共识。日益凸显的大国意识既是日本人“情感性地位”需求未能得到满足所致,亦是唯强是从的传统文化规则使然。日本的大国意识影响到方方面面,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应。日本的经济大国梦受到美国的压制,日本企图以否定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做法来实现政治大国梦也遭到受害国的批评。

关键词:大国意识 心理文化学 地位需求 文化传统规则 整体性

人们习惯依据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军事力量、政治外交影响力、科技实力、某个产品或行业地位、某个区域的影响力等“单一指标界定”的方法,或者将其中几个要素组合到一起进行判断的“复合指标界定”的方法,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大国和小国。无论按照哪种界定方法,日本客观上一直都是一个大国要素与小国要素并存的复杂国度。但是,很多日本人拥有根深蒂固的强烈的大国意识。他们主观上对大国身份的追求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客观上实现大国身份的程序而已。因此,以一个综合而连贯的视角分析日本的大国意识变迁轨迹,将有助于人们对战后日本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知和规律性把握。

一、日本国民大国意识的表现

战后日本国民意识层面的大国意识,不仅可以

从各界精英人物的著述言论中看到^①,而且在互联网时代,日本网民的言论也足以体现。比较而言,从定量的角度分析,日本内阁府所做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数据,可为我们提供重要参考。

例如,1977年日本内阁府所做的“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中有一问是:你认为日本的外交政策今后最应该在哪些方面投入力量?请从中选一项回答。六个选项中,回答“作为亚洲地区的先进国家,应该着力于亚洲的发展与和平”的占35.5%，“应该与世界各发达国家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繁荣的牵引力”占13.0%，“日本的经济力量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所以今后在政治方面应该成为世界的指导者”占6.0%，“在外交上不求引人注目,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援助等,踏踏实实地为世界谋福祉”占

^① 例如,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南博指出,在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日本国民方从战败的打击中振作起来,大国意识开始在国民中恢复和普及。(南博《日本人論:明治から今日まで》,岩波書店2006年版)。有的历史学家直接以“大国日本”作为著作题目(岩月秀和《大国日本の政治指導一九七二—一九八九》,吉川弘文館2012年版)。

25.3%，“其他”占0.6%，“不清楚”占19.6%。^①

1978年的调查,将上述问题分开设问“日本在经济方面已经达到世界最高水平,所以今后在政治方面应该成为世界的指导者吗?”回答“这样认为”者占23.4%，“不这样认为”者占37.9%，“不可一概而论”者占18.7%，“不清楚”者占19.9%。^②针对同样的问题,据1979年的调查,“这样认为”者占23.5%，“不这样认为”者占38.2%，“不可一概而论”者占19.8%，“不清楚”者占18.5%。^③1980年的调查中,“这样认为”者占66.1%，“不这样认为”者占13.1%，“不清楚”者占20.8%。^④1981年的调查调整了问法“你认为日本应该在国际政治领域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更大作用吗?”回答“这样认为”者占63.7%，“不这样认为”者占12%，“不清楚”者占24.3%。^⑤

另外,1980年“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中,首次出现“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的措辞。1987年的表述中略去了“世界经济”这一定语,只是笼统地表述为“成为大国的日本”,^⑥未明确日本为哪个特定领域的大国。2009年明确表述为“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日本”。^⑦由于2010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被中国所取代,2010年、2011年的调查问卷中的表述就变成了“世界有数的经济大国日本”。^⑧而2012年、2013年及2014年的问卷中则不见了“大国”这一措辞。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问卷的设问用语措辞乃内阁府所做,而非普通日本国民本身。因此,仅从设问用语来看,的确是国家官方意志的一种体现,可能与国民真实意愿的表达有所差异,但鉴于回答该问卷的多为普通日本民众,且是数十年持续所做的一项调查,所以从

措辞中针对“大国”一词的使用变化,也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直观地反映日本国民大国意识的微妙变化。当然,后来的调查在措辞上不使用“大国”一词,并不是说日本人的大国意识也随之消失殆尽了。

另外,从日本民众关于是否赞同日本加入联合国的舆论调查结果来看,日本国民对大国身份的诉求依然很强烈。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中最早设立“日本在联合国中的作用”这一调查项目始于1984年,并一直延续至今。其中,关于是否赞同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1994年至2014年的调查数据如图所示,持赞同意见者逐年增加并占大多数。

根据2014年的最新调查数据,从性别上看,赞成者中男性越来越多;从年龄上看,30岁至50多岁的人居多。究其原因,回答“从日本的世界地位来看,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构筑世界和平中去”者占27.5%,认为“日本在财政方面对联合国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却不能参与重要事项的决定是不正常的”占25.8%,认为“非核保有国且以和平主义为理念的日本入常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占23.7%,认为“能够将日本的想法反映到联合国关于安全保障做出的重大决定中”的占13.6%,认为“作为亚洲代表之一成为安理会常任国,有助于减少联合国的地区偏向”的占7.9%。^⑨虽然自1984年以来关于同样问题的回答比例略有变化,但这几个设问本身归根结底都是日本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意识的反映。有日本学者称,“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就好比有钱的商人想成为武士团的正式成员一样。”^⑩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曾说“如果把联合国比作公司的话,那么‘入常’就是加入董事会,可以

①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昭和52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s52/S52-08-52-07.html.

②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昭和53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s53/S53-08-53-07.html.

③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昭和54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s54/S54-08-54-07.html.

④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昭和55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s55/S55-05-55-04.html.

⑤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昭和56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s56/S56-05-56-03.html.

⑥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昭和62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s62/S62-10-62-12.html.

⑦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21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1/h21-gaiko/index.html.

⑧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22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2/h22-gaiko/3_chosahyo.html;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23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3/h23-gaiko/3_chosahyo.html.

⑨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26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6/h26-gaiko/zh/z27.html.

⑩ 奥宮正武『自衛隊では日本を守れない——真の独立国になるために何が必要か』、PHP研究所1998年版、第176頁。

获得秘密情报”。^① 上述言论,与日本内阁府“关于外交的舆论调查”中关于入常理由的回答颇为相似。2015年4月7日,日本政府发布《外交蓝皮

书》称日本将联合国成立70周年的2015年及日本加入联合国60周年的2016年定为“具体的行动之年”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联合国外交。^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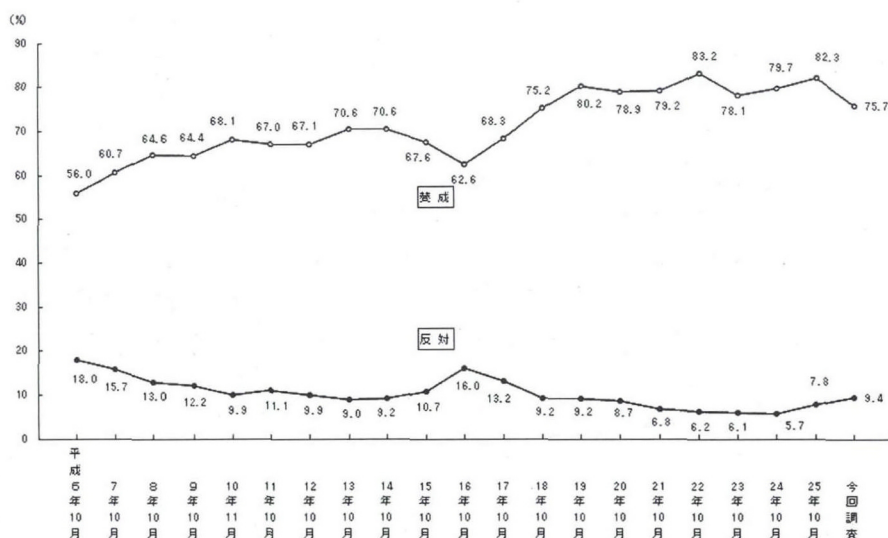


图 关于是否赞同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资料来源: 内阁府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平成26年)。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6/h26-gai-ko/zh/z27.html.

二、日本大国意识不断的原因

关于战后日本追求大国身份的原因,学界大多是从国际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角度进行分析。^③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李薇研究员建议,希望日本将自己打造成精致、优美并宁静的“亚洲的瑞士”,这样做将更有利于日本发挥自身的高科技和环境优势,树立在亚洲的良好形象,实现历史和解。^④其实战后初期,在日本国内就曾有过这种希望日本做“中立国”的议论,但遭到了吉田茂首相非常明确的否定。1950年7月14日,吉田茂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称,“诸如永世中立之类的议论,即使是出于真正的爱国心,也完全是游离于

现实之言论。”^⑤1951年10月12日,吉田茂首相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再次提到日本做中立国是不可能的,指出“今天虽然还有人倡导以中立条约来守护我国的独立。但是,从围绕日本国际形势来看,关于日本的中立,难以想象能够在相关国家间达成共识。另外,即使做出了尊重中立的约定,也不要忘记还有言而无信的国家存在。另一方面,还有人想要通过联合国的一般保障来寻求活路。联合国是世界最大的、也是最高的安全保障机构,但是现状则是即使欧美列国在联合国的保障之外也在不断地完善补充性的安全保障体制。作为签订和平条约后的日本,其安全保障之路,与爱好和平国家的集体安全保障,即目前除了依靠日美条约提供的安全保

① 舛添要一:『21世紀の国連と日本 世界を読む!』、学習研究社2000年版、第152頁。

② 『平成27年版外交青書(外交青書2015)要旨』、第12頁。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75243.pdf.

③ 例如,刘慧华《从不平衡发展看日本“政治大国”的提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1期),冯昭奎《日美安保体制与日本的大国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1997年第8期),[美]吉尔伯特·罗兹曼《日本对大国身份的寻求》(《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6期),徐万胜《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倾向》(《当代亚太》2004年第4期)。

④ 李薇《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历史反思》,《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4期。

⑤ 「吉田茂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1950年7月14日、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日本政治・国際関係データベース」。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500714.SWJ.html.

障以外,我认为别无他法。”^①目前,关于战后日本追求大国身份的原因,从历史、思想文化切入,探讨日本这个国家民族精神层面的内容,进而探讨其追求大国身份的深层心理文化原因的研究成果并不多。^②鉴于此,本文拟借鉴心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人的基本需要的视角与日本传统文化规则切入,对日本大国意识的成因做一分析。

(一) “情感性地位”需求的不满足

在心理文化学的视野里,所谓“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就转变成了国内人际关系在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行为模式上的一种投射。国家行为体的基本需要也具备人的基本需要的一些特征。心理文化学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有三类,即安全、社会交往和地位。每一类需要都可分为三层,即生物性的、社会性的和情感性的。^③其中,“地位”通常通过“身份”表现出来。身份通常指一个人在社会中担当的职务。就国家而言,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地位”需求的三个层次是生理性地位、社会性地位和情感性地位。所谓“生理性地位”,是指由于出生而带来的位置。对于国家而言,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天然地理位置。所谓“社会性地位”,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常以财产、权力和权威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以称为是一种“角色地位”,可以代表个人努力工作取得的象征,如豪宅、前呼后拥的车马随从等,但不一定会获得尊敬,就如同有些高官令人畏惧但并不能获得人们的尊敬一样。对于国家而言,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科技力量等硬实力方面的内容,及在国际社会中所担负的职务等。所谓“情感性地位”,是指来自亲密的家庭、朋友或同事的尊重和评价,这也是最高层次的地位需求。地位需要的满足可以使人快乐,但真正使人快乐的不是多高的职位,也不是职业和经济地位,而是受他人评价和尊重的“情感

性地位”。就国家而言,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评价和尊重。

按照目前学界常用来划分大小国的方法,无论是依据国土面积、人口、经济总量、人均国民收入、军事力量、政治外交影响力、科技实力、某个产品或行业地位、某个区域的影响力等“单一指标界定”的方法,或者是将其中几个要素组合到一起进行判断的“复合指标界定”的方法,^④可以说日本一直是一个大国要素与小国要素并存的复杂国度。从生理性地位来看,日本难以克服面积狭小的局限,是天然的小国。但是,从社会性地位亦即角色地位层面来看,日本无疑早已是数一数二的大国。日本汲汲以求的,实质上是在国际社会受他国好评和尊重的“情感性地位”。但遗憾的是,从历史上看,日本的情感性地位一直未能得到满足。朝贡体系时期,日本在亚洲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国,天朝中国几乎无视其存在。朝贡体系崩溃后,一直想主导东亚的日本依然没有能够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当今,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尔反尔,不仅难以获得亚洲各国的好评和尊重,甚至受到了鄙视和斥责。日本列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长达42年之久,但一些日本政治家却认为日本一直屈居美国一个州或者说是属国似的政治地位,^⑤未能从盟友那里获得希冀的评价和尊重。从战后历代首相在其施政方针演说中对日本的定位来看,大多将日本界定为身首两端的国家,即从地理位置上承认日本是一个亚洲国家,但从经济发展特别是精神、价值观层面又将日本归属为一个与欧美诸国同类的国家,并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之地位相当的作用。日本作为一个一直介于世界战略力量板块之间的边际国家,虽然也曾发挥过连接亚洲与世界的桥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日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位的丧失,加之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使其角色地位需要也益发难以得到满足。日本的“安

① 「吉田茂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1951年10月12日、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日本政治・国際関係データベース」。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511012.SWJ.html。

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康德瑰所著《“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 尚会鹏《心理文化学要义: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2页。

④ 较全面而详细的研究可参阅下列论文。欧阳峤、罗会华《大国的概念:涵义、层次及类型》(《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8期),郑捷《如何定义“大国”?》(《统计研究》2007年第10期),马宁《中等大国的分化与概念重塑》(《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韦民《小国概念:争论与选择》(《国际政治研究》2014年第1期)。

⑤ [澳]加文·麦考马克《附属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于占杰、许春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全、社交、地位”这三种基本社会需求,不仅过去一直处于难以完全得到满足的状况,而且将越来越多地直面各类危机,这直接导致日本在追求大国身份的行为上日益显得焦躁不安。

(二) 唯强是从的传统文化规则

日本传统将棋中有一条不同于中国象棋的游戏规则,叫做“持驹”。中国象棋的游戏规则规定,被吃掉的棋子不能复生,也绝不可能作为某一方的兵力重新加入战斗,并掉过头来攻击对阵方。日本将棋的“持驹”规则规定,除了代表敌我双方的首领“王将”或“玉将”之外,任意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均可复生,可以再次作为吃掉该棋子一方的兵力被随时投入使用。被吃掉的棋子,也就是所谓的“大死一番”的棋子,可以重新来过,即使效力对象变成了昔日的对手,它依然会全力以赴。当然,若再被原来的主人俘获,依然可以为原来的主人效力至死。所以,日本将棋子都是清一色盾形,棋盘下难以辨识其归属,只有摆到棋盘上,定了盾形棋子尖端指向才会分出敌我。“持驹”这种游戏规则,反映了日本人将善恶标准相对化且唯强者是从的一个重要行为心理特征。^①

就如同一个被吃掉的棋子可以复活并能够轻易地被再度摆放到棋盘上攻击其原属团队一样,具体到现实生活中的日本人,在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行为时很少会感到心理苦痛。对此,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以二战期间日本俘虏判若两人的改变及战后日本公众对美国态度的180度大转变等为例做过说明。投降是可耻的,这已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对于日军战俘而言,被俘使他们丧失了名誉,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的生命。有些人求死不能便表示要做一个模范战俘,认真地为美军写宣传品,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配置,给美军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与美军飞行员同乘轰炸机指明军事目标。日本战俘与美国人的信条格格不入

的180度大转变的种种表现,出乎美国人的预料。^②

即使是在今天,只要稍加留心就会注意到,现代日本人在与人的日常交往中依然格外在意自己于社会空间的定位,其行为方式也会随其所属的社会空间变化而相应地发生改变。有学者将日本人的这种行为特点归结为由等级观念派生出的“位置意识”使然。日本人的“位置意识”,既包括纵向的上位意识和下位意识,亦包括横向的竞争和看齐意识。前者决定了“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傲慢、欺压和控制,当然不排除呵护、提拔与照顾;同时也决定了“下位者”对“上位者”的谦虚、服从和顺从。后者则决定了日本人顽固、保守、狭隘和自私排外的特点以及日本人灵活、善于模仿和接受新事物的特点。日本人很多时候是这种横、纵位置意识的矛盾统一体。^③这种“位置意识”也可以理解为心理文化学所讲的人的地位需要的三个层次的矛盾统一。日本人在追求满足地位需要时所采取的手段往往高于道德判断,所以结果往往是忍辱负重使角色地位得到满足,但情感性地位却一直难以得到满足。因而,促使日本更加渴望凭借大国身份来满足其情感性地位。

三、日本大国意识的国际反应

日本的大国意识影响到方方面面,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反应。

(一) 经济大国梦受美国压制

正如日本银行国际局前局长增永嶺曾指出的那样,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使其人均GDP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所谓‘日本第一’^④的幸福感贯穿了整个80年代。”^⑤1985年日美英德法签订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币值迅速飙升,使日本人因此变得空前富裕,在美国掀起了一股购买不动产的风潮。特别是作为美国国家文化的重要

① 张建立《从游戏规则看日中两国国民性差异——以日本将棋与中国象棋为例》,《日本学刊》2009年第1期。

② ルース・ベネディクト:『菊と刀 日本文化の型』、長谷川松治訳、社会思想社1992年版、第50~51頁、199頁。

③ 廉德瑰《“大国”日本与中日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2页。

④ 1979年,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出版《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该书作者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而声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之时,经济泡沫破灭,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从此进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低迷的时期。面对多方的责难,2000年傅高义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Is Japan Still Number One),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⑤ [日]增永嶺《广场协议后的日本经济》,常思纯译,《银行家》2008年第5期。

象征的洛克菲勒中心与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分别被日本的三菱公司和索尼公司购买,引起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反响。美国人甚至自嘲,说不定什么时候连自由女神像都被日本人买走了。^①然而,随着日本三菱公司因为经营不善难以承受巨额亏损不得不以当时收购的半价将洛克菲勒中心出让给美国原主,索尼公司收购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被公认为是日本亏损最大的企业并购案。这些并购案大白于世后,沉浸在“日本第一”幸福感中的日本很快就意识到,买下美国只不过是一场噩梦,最终非但未能实现初衷,反倒在未来的发展中被美国再次抢得先机。^②

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增长疲软,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长期通货紧缩,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扩大,陷入了长期低迷状态。日本经济发展在总体低迷中虽然也出现过多次“小阳春”,存在不少亮点,^③但依然未能阻止其经济大国地位的下滑。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2月26日发布的《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36463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60万亿元人民币。以美元计算,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4月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统计数据,美国174189.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国103803.8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日本46163.4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不及中国的一半。^④“安倍经济学”虽然被“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人及其支持者吹嘘得天花乱坠,但实际数据却令人大跌眼镜。”^⑤肆无忌惮的经济大国梦,因美国的“捧杀”而黯淡无光。

(二) 政治大国梦遭受害国批评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利用各种机会,积极改变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形象。从历届内阁总理大臣的施政方针演说看,日本政府的外交原

则基本上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积极与欧美“自由主义国家”联合,发挥作为亚洲一员的作用。日本通过1952年4月正式生效的“旧金山和约”,与签署和约的48个国家和地区结束战争状态,恢复了外交关系。日本通过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实现了重返国际经济社会的第一步。1956年12月正式成为联合国成员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1960年日美签订新的安全保障条约,在外交上取得了更多的自主权。

大国意识,一直是激励日本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之一。无论是日本国家意志,还是民间舆情,追求“政治大国”身份的意愿都比较强烈。这种追求有其积极的一面。恰如1984年2月6日,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所讲的那样,正因为日本追求在国际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使其认识到“作为国际国家的重要责任义务之一,就是援助发展中国家”。为此,他特意在编制国家预算时就预留了有关经济合作的费用,规划出援助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建设的中期目标等。这些举措客观上无疑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确也因此获得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和好评。^⑥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恰如中曾根康弘在1984年2月6日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所讲的那样,他这么做的初衷或者说真正的目的在于“推进日本的综合安全保障”。中曾根对日本的未来充满了憧憬,称“日本作为位于亚洲大陆东岸的碧波荡漾的太平洋国家,将会创造出融合东西方文明的新的文明。”^⑦这种自信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几乎荡然无存。2014年10月,日本内阁府公布了同年8月21日至31日间针对20岁以上日本人进行的《关于人口、经济社会等日本愿景的舆论调查》。其中,第一问是“你认为50年后日本的未来

① 李子《日本买下美国之后》,《意林》2009年第2期。

② 张焕利《日本“买下美国”的教训》,《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

③ 张季风《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日本学刊》2013年第6期。

④ 该数据来源于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2015年4月。<http://www.imf.org/external/ns/cs.aspx?id=28>。亦可参见「世界経済のネタ帳」网站「世界の名目GDP(USドル)ランキング」。http://ecodb.net/ranking/imf_ngdgd.html。

⑤ 张季风《日本经济三驾马车很难跑起来》,《经济参考报》2015年1月5日第6版。

⑥ 例如,根据日本外务省近年来在美国、南美地区、东南亚、中亚等地区所做的舆论调查数据,以及英国BBC所做的关于世界各国国家形象的调查,对日本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⑦ 「中曾根康弘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1984年2月6日、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日本政治・国際関係データベース」。<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840206.SWJ.html>。

比现在光明还是暗淡?请从以下单选一项予以回答。”总体来看,回答“认为光明”的占33.2%，“认为暗淡”的占60.1%，回答不清楚的占6.7%。从性别来看,男性“认为暗淡”的占58%，女性“认为暗淡”的占61.8%，无论男女性别,认为日本未来“暗淡”的占了多数。从年龄段来看,20至29岁的日本人中“认为暗淡”的占53.9%，30至39岁中“认为暗淡”的占65.3%，40至49岁中“认为暗淡”的占63%，50至59岁中“认为暗淡”的占64.7%，60至69岁中“认为暗淡”的占64%，70岁以上的“认为暗淡”的占50.9%。^①无论哪个年龄段,认为日本未来“暗淡”的日本人占半数,特别是30至69岁的日本人所占比重超过了六成。

导致日本人这种社会心理状态的原因很多,日本国民期盼第二次当选首相的安倍晋三能够信守承诺,建设“美丽的日本”。然而,以涓滴效应理论为支撑的安倍经济学迟迟不见明显效果。标榜开展“地球仪外交”的安倍东奔西跑地忙了一大圈,终于发现一衣带水的邻邦相看两厌的事态日益严重。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究竟是什么,没有哪个政党、哪个人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1984年2月6日,中曾根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曾提到日本为了将21世纪变成“日本的世纪”,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其一,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能否作为合作且可信赖的国家被持续接纳?其二,日本人今后能否维持勤勉性?其三,日本人能否在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珍惜人类精神的崇高感,构建尊重彼此的人格和重视礼仪的共同社会,维护其团结,建设值得世人尊敬的国格?”^②国内因素姑且不说,仅从国际层面来看,恰恰是日本人没有实现中曾根所列举的上述三个条件,才出现了目前这种态势。

作为政治大国,应具备制定和掌管国际社会规则的能力,即成为具备政治权力的国家,而政治权力不仅来源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等物质的有形权力

资源,而且还来自无形的关系。关系可以放大权力,也可以制约权力。^③对经济大国身份的追求比较倾向于社会性地位,亦即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性地位的追求,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对政治大国身份的追求虽然不能没有硬实力的支撑,但更需要关系性权力资源的支撑。在大国意识的推动下,日本为世界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并获得了一定的积极评价。但这种评价,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看,也不过是对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一种角色地位的评价而已。日本或许能够从这种评价中获得角色性地位需求的满足,但难以获得情感性地位需求的满足。由于日本社会保守化倾向日益严重,特别是日本政要在历史问题上缺乏反省甚至推行历史修正主义,致使日本的政治大国梦缺失了来自关系这一权力资源的支撑,因而也就难以获得情感性地位,难以获得更高评价和尊重。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取信于国际社会,这是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重要前提。^④如果安倍的政治大国梦举步维艰,转而孤注一掷寻求军事大国梦,将会导致重蹈覆辙的风险。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日本战败70周年。70年前,对大国身份的过度追求曾使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70年后,基本上沿着和平的道路发展至今,但又显露出重蹈覆辙的端倪。以史为鉴,梳理战后日本的大国意识的表现、成因及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国意识本无可厚非,追求大国身份亦可谓人之常情,但谋求实现大国的途径则需审慎而行。时逢战后70周年,化解历史恩怨,2015年无疑是最佳时机。安倍首相是彰显其政治智慧,深刻反省历史,与邻为善,共创日本、亚洲乃至世界的美好未来,还是在“大国意识”下执意修正历史,将日本引向另一条路,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责任编辑:乌兰图雅

① 内閣府政府広報室「人口、経済社会等の日本の将来像に関する世論調査」。http://survey.gov-online.go.jp/h26/h26-shourai/2-1.html.

② 「中曾根康弘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1984年2月6日、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日本政治・国際関係データベース」。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pm/19840206.SWJ.html.

③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④ 张森林《正视历史才能取信于国际社会——日本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重要前提》,《东北亚论坛》1996年第1期。